



道德指歸論卷之五

漢嚴遵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萬物之奧篇

木之生也未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華實生於有氣有氣生於四時四時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天地天地受於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無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

道德指歸論卷五

終始以無爲爲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行善人得之以翕以張清靜柔弱默然沌沌仁寬和淖潤澤虛平大小周密纖微無形玄達萬事以歸無名終始反覆萬福自生動得所欲靜失所患在人之上威德自明攻堅勝大莫與爲雙凶人得之以發以張堅剛以疎實動以先驕溢以壯天盛滿以強極廣脩大以無疆照察察以熒熒顯的的以彰彰疆大終小不禍自生動失所欲靜得所傷心憂志削乃反正

常神氣煩促趨翕去張鬱約而辭卑拘制而體  
降迫險而賓伏慘怛而忠信改容而易節與君  
子同罪定而言善臨死而愛身一奉天數變性  
易情安貧樂困卑賤爲常尊天敬鬼視人如王  
上比牛馬下列犬羊天網以發自然不聽吁嗟  
痛哉爲戒甚明二者殊途皆由道行在前在後  
或存或亡故言行者治身之獄也時和先後大  
命之所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喑如聵若  
樸若質藏言於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聲若  
哭和順時適成人之福應對辭讓直而不飾故  
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速連接萬物  
而不有辭動天下各得所欲其經世也氣志宥  
冥而形容隱匿居如驚恐貌似不足僂僂溲溲  
消如水釋遇時而伸遭世而伏與天同憂中心  
惻惻計畫不行隨時反側謙虛止足卑損自牧  
樂下如水久而不忒下之又下之至於無極天  
下應之故能有國夫何故哉人之情性樂尊寵  
惡卑耻損之而怨益之而喜下之而悅止之而

鄙古今之通道而人心之正理也賢者旣然小人尤甚是故尊美言行事無患矣古之將民何棄之有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其意妻妾不使何以効其然也夫爵尊天下富有四海威勢無量專權擅柄人之所畏也去徒步離卒伍鴻舉龍興起佐天子發道揚德施行所有恩流萬姓光顯祖考人之所利也以人之所畏求人之所利言不美行不敬雖執大璧操珍物而進之安

車駟馬而載之則是賢者之心疑惑下否玄聖深隱君子不來言行脩於內則神氣踰於外無有駟馬之勞寶璧之費海內之士響應風起俊雄英豪輻至蜂止聖人下之朝多君子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夫何故哉言順天地而不以行合人心而不恃名成而不顯功遂而不有情性自然不以爲取將以順道不以爲己萬物歸之爲天下宰

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  
不有乃生無有由此觀之憂不生憂喜不生喜  
不憂不喜乃生憂喜故居禍者得福居福者得  
禍禍福之主在於無首爲之無形聽之無聲無  
形聲則深遠故無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  
德之德薄而無德之德厚是以聖人不爲有不  
爲無不爲死不爲生游於無有之際處於生死  
之間變化因應自然爲常故不視而明不聽而  
聰扶安天地飾道養神提挈萬物帝國治民解  
情釋意俱反始真不爲生業不爲起事不加以  
仁不施以利教以不能導以無識絕民所樂以  
順民情縱民所惡以得民意也出天傷之戶入  
長生之路翱翔玄冥優游太素昧昧芒芒莫知  
其故敦若昏晦天下無事味之於無味察之於  
無形故能分同異之類明是非之情爲之未有  
定之未傾勇功不見智名不稱福不得起禍不  
得生無福之福興於無聲無禍之禍息於無名  
主安民樂天下太平故生患而憂之長福而求

之戮君而死之辱父而讐之造難而折之作亂  
而滅之召寇而殺之招逆而伐之勇功見而與  
天違智名興而與道反動而民悅者勞而德小  
爲而民喜者爲而恩少是以忠信沮壞正事消  
亡自然伏竄知故翽翽竊功者顯偷權者彰暴  
亂者利邪僞者昌是非覆逆天下大傾物失其  
命家國以喪故善除患者不若無患之大也起  
事致治者不若默然者之貴也是以君子動未  
始之始靜無無之無布道施德變化於玄怒於  
不怒言於不言攻於不敢守於無端威於不武  
報怨未萌圖難於易治其本根絕之未兆使不  
得然事不秋毫功如太山爲大於細治之絲絲  
敬而慎之若始若新不爲所欲不求所便常與  
事反獨守其元與時俱益日進無彊雖欲不大  
事物自然是故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  
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  
分理微箴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  
天地不能憂而造化不能治夫大事之將興也

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漣漣綿綿涓涓流爲溪谷汨汨湯湯濟舟漂石以成江海深大不測是以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爲君王威振宇內四海盡臣懋命受制莫有能當德與天地相參明與日月同光故言多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心多所易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是以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爲而成不言而信進則無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毛髮之患夫何故哉危於不危亡於不亡昭然獨見運於無形

其安易持篇

未疾之人易爲醫也未危之國易爲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效之莊子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隨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爲蜚鴻也奮翼凌雲層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

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  
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  
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  
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是故繼體之君無怨無  
惡將相和一百姓賓伏鄰國交市無有讒賊乎  
勿不動上下相集當此之時守之不用威持之  
不用力無爲無事莫之能克及至國家將危萬  
民將殆患害將興萌而未兆當此之時安危在  
已不在於彼謀之不必聖人憂之不必力士正

之於枕席而患禍已亡矣及至人君失道大臣  
怨懟鄰國不市百官衰廢禍患已生小弱柔彘  
當此之時賢人深謀生事起勢未動而患危不  
加而禍碎及至人君失正大臣謀誤鄰國怨恨  
百姓猶豫患禍已起根本未據姦雄將興未得  
人助或合而不結或結而不固當此之時尊賢  
下衆折肝膽聽微諫求過於已患心不怨謀士  
底兵未發而散故禍福作於無名存亡生於微  
妙二者雲錯變動風號屈伸波渾進退散亂聽

之不可聞視之不可見機巧不能事智慧不能  
判是故聖人化之以道教之以身爲之未有治  
之未然不置而物自安不養而物自全動與福  
同室靜與禍異天宵宵冥冥莫覩其源治之未  
亂正之未傾禁奸之本制僞之端閉邪之戶塞  
枉之門萌芽未動形兆未生絕之未見滅之未  
存教以無教道以無名知以無知狀以無形治  
不得起亂不得生天下無爲性命自然夫太山  
之木本據於陰末託於陽垂枝布葉華實青青

大而合抱高連百尋者生於無大成於不爲九  
重之臺廣大擬於丘陵百仞之高昭昭冥冥干  
於青霄者以爲卑小不爲高大也故爲大者不  
大爲小者不小爲高者不高爲卑者不卑不大  
不小乃生大小不高不卑乃生高卑故爲之者  
不爲之跡也不爲者爲之塗也是以爲成者敗  
爲利者害爲生者死爲興者廢執所欲者所欲  
亡執所思者所思逝執其身者其身歿執其神  
者其神退故聖人無爲爲之以生萬物無執執

之以制所欲猶工匠之造高臺而天地之生巨木自然而已夫道德不嫉神明不賊和無不通大無不克存亡自從吉凶自得人窮事敗者釋自然而任智力去其反而處其覆夫何故哉以求所求而欲所欲夫誠能慎終如始爲所不欲守所不處動於未元反於未始爲若不爲有若不有雖若不成物自然也夫使神擾精濁聰明不達動失所求靜喪所欲者貨與學也唯能鍊情易性變化心意安無欲之欲樂無事之事者道與德也是故想道如念親惡貨如失身思無思之思求無求之求明白四達以學不知巧雕萬物以學不能反衆人之所務而歸乎虛無欲不欲而造虛玄學不學而窮妙極達人之所不能通窮人之所不能測成人之所不能爲有人之所不能得心志玄玄形容睦睦臥如死尸立如槁木不思不慮若無所識使物自然令事自事空虛寂泊身無所與萬物紛紛各如其處魁如阜褐澹如巨表舉措廢置常與物反萬物應

之故能深遠天下大覆與神運轉輔天助地不  
敢生善

善爲道者篇

道德神明浩濁太和天地人物若未若根數者  
相隨氣化連通逆順昌衰同於吉凶道德之意  
天地之心安生樂息憎惡殺傷故命聖人爲萬  
物王利物受其福不利則獲其恐聖人大懼恐  
後有患深原所由莫善自然自然之福要在無  
形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爲

故可爲然也萬物不覩天地之所以故可存也  
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四肢九竅不論  
心之所導故可全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  
有心也心之於身何後何先流行血脉無所不  
存上下表裏無所不然動與異事虛以舍神中  
和外否故能俱全是以昔之帝王經道德紀神  
明總清濁領太和者非以生知起事開世導俗  
務以明民也將以塗民耳目塞民之心使民不  
得知歸之自然也是以立民於昭昭而身處乎

混冥教以不知導以無形孝悌不顯仁義不彰  
君王無榮知者無名無教之教洽流四海無爲  
之爲通達八方動與天地同節靜與道德同容  
萬物並興各知其所名實俱起各知其當和氣  
流通宇宙童蒙無知無欲無事無功心如木土  
志如死灰不覩同異不見吉凶故民易治而世  
可平也是故安者民之所利也生者民之所歸  
也民之所以離安去生而難治者以其知也民  
知則欲生欲生則事始事始則功名作功名作  
則忿爭起忿爭起則大姦生大姦生則難治矣  
故以知爲國則天下智巧詐僞滋生竒物並起  
嗜欲無窮奢淫不止邪枉織織豪特爭起溪谷  
異名大禍興矣臣惑其主子亂其父以白爲黑  
以亡爲有名變實異劫殺生矣恍恍不可安易  
易不可全卷甲輕舉海內相攻死者無數血流  
成川悲痛怨恨氣感皇天星辰離散日月不光  
陰陽失序萬物盡傷山枯谷竭赤地數千天下  
窮困至於食人非天之辜上好智能而教萬民

也廢棄智巧玄德淳朴獨知獨慮不見所欲因  
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  
地民如草木巖居穴處安樂山谷飲水食草不  
求五穀知母識父不覩宗族沌沌儂儂不曉東  
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不賤木石不貴金  
玉叢生雜處天下一心八極共旨九州同風蠹  
蟲不作毒獸不生神龍與人處麟鳳游於庭翔  
風噓噓醴泉涓涓甘露漠漠朱草榮榮嘉禾豐  
茂萬物長生非天之福主知不知而名無名也

是以觀知識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  
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於病利太平自至明於  
利病萬物自正是故愚智之識無所不免清天  
寧地爲類陰福衆庶莫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  
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有能克  
玄德之淪罔蕩輓遁恍惚無形反物之務和道  
德導神明含萬國總無方六合之外毫釐之內  
靡不被德蒙仁以存性命命終天年保自然哉

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不舍羣類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爲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溲溲而地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者不爲物主而物自歸焉無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爲仁義而物自附焉不任智力而物自畏焉夫何故哉體道

合和無以物爲而物自爲之化是故江海之王也非積德政累仁愛流神明加恩愛以懷之又非崇禮義廣辭讓飾智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百事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爲無求而百川自爲來也百川非聞海之美被其德化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界道畫東西而趨之也然而水之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馳騁丘阜以赴隨江海無有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

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爲道大矣百害不能傷知  
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爲與萬  
物市夫溪谷爲卑不爲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  
海處下不爲廣大故能王而不休是以明王聖  
主之欲尚民也以自然之性盛德之容恩卑辭  
敬比於庶人視身如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  
不可測卓爾獨能而不可源深察博達而不可  
塞聰明並流而不可壅不以役物反以後民故  
民履之如地託之若神常在民上王土配天其

欲先人處窮寵兼至尊長生久視樂以無患則  
去志無身以安萬民身勞而民佚身後而民先  
在上而民以生在前而民以安民以生故戴之  
而不以爲重民以安故後之而不以爲患是以  
天下推而上之引而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厭  
故聖人之王也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  
民利之也非尚民也民尚之也非先民也民先  
之也故能極敝通變求衰匡亂以至太平上配  
道德下友神明淪唐唐含冥冥馳天地騁陰陽

夫何故哉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故不爭之德因人之力與道變化與神窮極唯棄知者能順其則故王事自然不得妄起得之全命持之有理聖知有性治之有道失其理則王事不成去其道則性情不則是以聖人信道不信身順道不順心動不爲已先以爲人無以天下爲天下爭爲之臣

天下謂我篇

道德指歸論卷五

五

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此君子之所以無患而衆庶之所以憂悲也何以效之莊子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是以天下嫌疑眩耀結搆紛謬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夫何故哉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爲以治已實而若虛渾渾冥冥若無所以容疏言訥貌樸而鄙情達虛無性通無有寂泊無

爲若無所止道名逃世與神臥起執道履和物  
無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衆人僭爲以直爲  
醜殊途異指謂之病矣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  
識以鈞智名異行顯功以疑仁賢詐世治俗飾  
辭盛容卑體阿順以揄愛恩先指承意以獲衆  
心朋黨相結多挾賊人勞鮮而祿重功寡而爵  
尊國貧而家富主微而身貴勤權生變竊乘盛  
勢名號隆盛震動境外僑奢暴逆縱恣不制順  
心而卑情忤而奪動喪民命靜生物穢張目而  
物傷開口而民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  
肖者也若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  
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無所不終靜  
無所不得生爲患害死爲福喜衆俗迷矣漫以  
相導所患者微其日甚久故得道之士則不然  
體虛積慈視物如已檢形促容歸於纖微玄默  
託後不爲物先合和順理以應自然動靜與衆  
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恐不  
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不以先先故不言而

天下長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釋後且先反  
和逆神動違自然福與之遠禍與之隣大命以  
絕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  
覺怨命尤天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安僑樂勢廢  
道而尚力也夫慈之爲行也甚和以真動得人  
力靜合天心卑損弱小爲萬物君匡世救俗和  
順天人戰不可敗守不可攻夫何故哉天地並  
生變化無窮方戰之日地爲之動天爲之震天  
降變怪地出風盲鬼神並見爲敵起殃祐我將  
相助我萬民怒我士卒以至羣生牛絕其紉馬  
絕其糧飛禽拊翼獸下而行虎兕可戰攫鳥可  
將敵人驚恐伏甲受兵故賢佐聖將之立身也  
不强不大不堅不剛柔弱畏武敵卽消亡戰則  
損心外意崇體和平辭小託後動靜應天不以  
愠起怒不以武興兵其欲勝敵常以反行計運  
無形以收敵神動因彼之所有變因彼之所爲  
反之覆之以處其竒故使彼邪我正彼言我聽  
彼怒我喜彼動我靜開其所利以利其命用人

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自至是以不爭不求以得民意以順民心秉其要忌彼人離散而我順比敵欲不亡而不能我欲不存而不得當此之時道爲之無德爲之始神明爲經太和爲紀清濁爲家萬物爲子三光爲佐四時爲輔靜爲物根動爲化首物類託之無有患咎德與天齊久而不殆自今及古聖智之道變化終始自天而王皆由此矣

道德指歸論卷之六

漢嚴遵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用兵篇

道無不有有無不爲體和服弱括囊大威生育  
羣類莫有能違無有形象爲萬物師得之者安  
失之者危天地體之久而不衰何以效之莊子  
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  
由此觀之有威無德民不可治有德無威宗廟  
必傾無德無威謂之引殃遭運時變身死國亡

故人主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威神也夫天  
地之間萬國並興小大愚智皆願爲君智盡而  
服力屈乃窮非有餘力而屈膝樂爲人臣也是  
以明王聖主放道效天清靜爲首和順爲常因  
應爲始誠信爲元名實爲紀賞罰爲綱左德右  
威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故國可保而  
民可全也夫德之與兵若天之與地陰之與陽  
威德文武表裏相當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  
故人君失道好戰自損正事不脩邪事作起強

大憍奢紀滅綱弛雕琢宮室盈飾狗馬高臺大  
囿聲色在後刳屠忠諫尊寵姣好簡傲宗廟欺  
侮諸父殘賊暴虐孤人稚子叛逆天地刑戮陰  
陽黥劓道德破碎神明和順潰濁變化不通冬  
雷夏霜萬物大傷縱橫擊搏謀圖不祥大國驚  
怖小國奔亡老弱離散啼哭而行天下憤怨萬  
民思兵相率而起我爲後行夫何故哉唯彼先  
祖皆有神明之德通於天地聖智之勞加於萬  
民故剖符丹書受土賜姓列爲君王光顯祖考  
業流子孫是天地之心萬載之功而繼體者不  
務屈身厲節摩精鍊神脩道行德以奉其先乃  
忽小善而易小惡日以消息月以陵遲宗廟崩  
弛國爲丘墟族類離散長無所依鬼神孤魂無  
所棲息乎嗟夫豈不哀哉是以喻我豪俊說我  
士卒卷甲釋兵且令休息激役心移幸於反覆  
改過自新變容易則遂往不反爲天下賊百姓  
窮極財殫力屈海內之憂日以長息蒼天降應  
禍集其國雖欲未誅自然不得天人同心我不

能剋故事爲而神否身往而志還形反我志事  
逆我身悲彼先聖傷彼萬民無罪於天遇此何  
辜雖曰忽然民命在兵發號申令效以信誠先  
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昌壞邑者  
爵降城者封城邑不下未剋勿喪有罪者免有  
能者官老弱得養死者得塋德澤洽潤恩愛流  
行慈惠和結衆情發揚默然爲之神氣相通彼  
三軍與我同心姦爲我使盜爲我工教我以其  
計慮告我以其地形因彼所有竒變乃通法律

不苛險阻虛空天人相得勝出若神前無留敵  
計謀不喪敵雖衆多與我構因兩軍相距前若  
無人我雖萬全敵不可易易敵生姦亡時失利  
福去禍來爲天所疾是故雖獲天祐得人之助  
猶守之以憂持之以畏出險乘虛宿舍有備休  
息處便必依水草填隙塞惡與敵相距變運無  
形竒出無朕錯勝無窮攻戰無有深微宵宵變  
化無始自我親近不知我之所爲彼之知力何  
得於已故在家者晏然而樂在師者欣然而喜

人懷至誠若爲其子去家越境若衆趨市疾耕力織暮休早起竒入模列不敢獨有以供師徒如奉父母懸權爭勝敵人不起未戰而海內正不攻而諸侯下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覩皇皇莫莫各安其土夫何故哉慈哀發動因天之心不敢由於我也

言甚易知篇

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天也神道蕩蕩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蕩而無所不化默而無所不告神氣相傳感動相報反淪虛無甚微以妙歸於自然無所不導故言言之言者自然之賊也爲爲之爲者喪真之數也無爲無言者成功之至而長存之要也是以聖人言不言之言爲不爲之爲言以絕言爲以止爲絕言之道去心與意止爲之術去人與智爲愚爲慧無知無欲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實實則神動歸太素靜歸自然保身存國富貴無患羣生得志以至長存此言

之易知而事之易行者也而天下莫能知莫能  
行也夫何故哉世主好知務順其心不覩大道  
不識自然以爲爲以言言言息知生事以趣  
所安寢以爲俗終世被患性變情易深惑遠迷  
精濁神擾外實內虛強默生咎強靜生患故視  
之而不見告之而不聞非以自嫉以爲不然夫  
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反在默  
言之間甚微以鈔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  
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

明常處其和在爲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  
簡易退損歸於無爲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生  
時和以固國玄教以畜民養以無欲導以自然  
贈以天地賜以山川富以年歲貴以有身虞以  
無憂寧以無患無欲之不得無樂之不存民若  
无主主若無民忘於智力依道倚天萬國和順  
并爲一君是事之盛而業以隆者也而天下謂  
之不然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道小而不足以  
知也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爲也又非世之好

敗惡成喜禍樂患而故不我從也天性於我反  
情欲與我殊智陷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  
不我我而心意不我然故其明不我能見聰不  
我能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  
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  
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夫至論  
大言者總百變要萬方剖判毫釐之內明顯虛  
無恍惚之外周密無間歸於泮昧此乃小節之  
士所不能聞而隅曲之人所不能逮也夫鴻鵠

高飛終日馳騫而不知宇宙之外制法之人拘  
教之士累年學問終日談論而不知道德之大  
也且神明有所不能領天地有所不能理况乎  
守衆庶之論不覩大要之所由不亦宜乎是故  
衆俗之所薄賤而得道者之所獨遵也是以聖  
人知而弗爲能而不任仁義而不以爲號通達  
而不以爲名堅強而不以爲顯高大而不以爲  
榮言不可聞動不可形心若江海志若蒼天廢  
爲以立道損善以益性寂然蕩蕩莫之能明皎

然昭昭莫覩其情頽然默默鬼然獨存薄外厚  
內賤已卑名去衆離俗與道爲常

知不知篇

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是也凡事  
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而已也夫形動  
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不生無  
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爲爲治  
而知者以多事爲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  
事損由此觀之愚爲智巧之形也智巧爲愚之

大道指歸論卷六

七

影也無爲遂事之聲也遂事爲無之響也智巧  
擾亂之羅也有爲敗事之綱也故萬物不可和  
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弗  
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故安世  
不知危亂世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逃之也不  
動求響無所得之也故知而絕知不困於知不  
知用知亦不困於知其所以不困則異矣而於  
爲不困則一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於玄默  
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空奄忽

如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四海  
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庖廚不形聲色不起知故  
不生禍亂息矣不言而宇內治無爲而天下已  
民俯而無放仰而無効敦慤中正各守醇性惘  
惘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謚生者無號若此相  
繼億萬無量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  
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旣不睹仁又  
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真幹一如麋鹿一如鴻  
鴈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聞見主

無宮室民無城郭國無制令世無耻辱病故不  
病與道相託不言不爲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渾  
沌磅礴溷若濁流煥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  
寞動無形響靜無圻塢生民俱昌天下啞啞亡  
於小利而享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度不  
能度何以效之夫道德廢淳朴亡奇物並作知  
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万物有條貫百事有紀  
綱封疆畫界治邑屋州鄉里國有忠臣家有孝  
子錄內畧外雙身爲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厚疆

大重壘小弱亡有郊祀天地各出大水封於太  
山禪於梁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斷獄萬數黥  
人滿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  
數天下享其知故之利獲其死亡之咎由此觀  
之絕知爲福好智爲賊亦明矣故使有德之君  
變志易心生息萬事以教民禱祝請福以至大  
治者自然不聽也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絕  
爲止事脩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  
不從也是故趨舍廢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凶存

亡趨舍之影響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  
與道合既能保身又能全國翱翔乎有爲之外  
優游乎無事之內取福於纖妙之中而舒之於  
四海之外喪明者之目杜知者之口窒聰者之  
耳斬巧者之手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爲而自  
成不教而民治思加走獸澤及飛鳥者以其損  
聰棄智廢爲而任道也是以順情從欲窮極心  
意動導天地靜陶萬事神靈在已不察不燎身  
不降席而萬國自備雖欲不亡自然不置也

民不畏威篇

道德之旨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之意禍莫甚乎亡福莫甚乎存非獨天道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之要莫甚乎素然常體憂畏慄慄震震失神之術本於縱恣喪神之數在於自專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昌衰吉凶皆由已出不畏於微必畏於章患大禍深以至滅亡憂畏元始至於無形戒慎未兆其道大光動得所欲靜得

所安福祿深微論於無方正言若反明而若昏遼遠潢洋莫之能聞伺命在我何求於天至福似禍大吉若凶天下醉飽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識窅冥之道蔽於微妙之常塞於神明之理察於毫毛之利不覩丘山之禍肆情行態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善力能而取心順妄與僑奢恣睢自專損已忠信所愛欺殆父母侵凌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欲以達天道故起巧立名以代其身施惠流恩以獲大咎道

福天外追患四海福德求之不能得矣患奔禍  
馳無所逃矣大威以至乃始爲善當此之時道  
德不能求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喜大  
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也故憂於身者  
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順於小者不懼  
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是以不小其位而居  
之以敏不薄所處而厚脩其禮不苦卑微而革  
其大始不厭困危而絕其所以樂窮如達安死  
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何以明之莊子曰天

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陽氣安於潛龍故  
能鑠金陰氣寧於履霜故能凝冰未善秋毫故  
能百尋水樂涓涓故能成海飛禽逸於卵殼故  
能高翔羣獸預於胎兆故能遠走是以聖人智  
達無窮能與天連變化運動洞於大常猶以積  
德重厚釋心意隱聰明憂於溷輓畏於無形竄  
端匿迹遁類逃情反於虛無歸於玄冥身重天  
地而不自高德大陰陽而不自彰託微處寡後  
下萬民飲食無味衣服無文方於目飾志不敢

淫東道操德與物浮沈養民如子遇衆若君德歸之天功移於人天下辭讓恩厚固深故禍不能禍而患不能患福不能逃而德不能道非道有私而天地偏也戒始慎微和弱忠信奉道順天與物相參憂畏得意安樂困窮成敗存亡求之於身

勇敢篇

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奪無與無爲爲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効象

道德指歸論卷六

上

與物俱起損益取舍與事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其所生爲殺元殺爲生首二者相形吉凶著矣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道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子爲豺狼弟爲兇虎當鬪不鬪妻爲敵國妾爲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爲物所制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活人如活己執德

正不得已而後然存身寧國在於生殺之間生  
殺得理天地佑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柔  
質直操擊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失達於守戰  
明於開塞長忿美快安靜樂殺便國利民不避  
疆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善之半也柔弱畏  
敬恐情損言深思遠慮臨正討怨務長寡和博  
厚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  
名賞而不罰以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  
善之半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策馳射身相

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  
以干桀變爲亡虜或以匹夫化爲君王故物或  
生之而爲福或生之而爲禍或殺之而爲福或  
殺之而爲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故生之而爲  
福者天下之所佑生之而爲禍者天下之所惡  
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佑養天下之  
所佑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一覆或爲玄德一  
覆一反或爲玄賊父事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  
而後世昌者生當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亡

也殺戮而福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  
當生也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佑不敢殺  
也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是  
故敢於不敢者之敢動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  
天心所惡莫之能辨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  
爲四時離爲五行流爲萬物精爲三光陽氣主  
德陰氣主刑覆載羣類含吐異方玄默無和正  
直以公不以生爲巧不以殺爲仁因應萬物不  
敢獨行吉與之吉凶與之凶損損益益殺殺生

生爲善者自賞爲惡者自刑故無爲而物自生  
無爲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  
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問而物  
自情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  
召而無所不來寂然蕩蕩無所不圖惚恍之羅  
設而無狀之網施汎淫潢漠遼遠留遲密察無  
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先  
靜作而不可聞進退而不可見終始禍福吉凶  
自反非出天外莫之能遁也

民不畏死篇

人之情性不知而忠信有知而誕謾得意而安寧失意而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殆兄嫂三軍失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兇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由此觀之民心不得性命不全則號令不能動也憂愁慘怛樂非輕死則刑罰不能忍也是故好知之君憂世勞民祭燎天地除禍去患招善請福禱祝

鬼神變化萬事動以悅民家知戶辨里有仁賢違天之象專任人心以所見爲明以所論爲當廢名實背事情道理塞而非譽興天下大擾百姓遑遑勞苦疲極困窮生姦敢敗者榮而有功輕死者肥而安寧積善者瘦而多憂畏法者飢而多患寡弱者苦而思死衆强者樂而君王是以天下趨名爭勢不計是非析毫剖芒視死如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所輕也故刑戮並作姦邪不止賞祿施行而大

臣不使萬民不附諸侯不市國非其國身非其身也是以聖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爲而民無望民無獲而主無喪也其業易得而難失也其化難犯而易行也其衣易成而難敝也其食易足而難窮也故天下除嗜廢欲樂生惡死者皆重其神而愛其身故刑可制而勢可禁也是以俊雄英豪達道之人不敢作福不敢起威故法立而不用賞設而不施夫何故哉身重天地物輕鴻毛法峻嚴刑知不敢淫也是故帝王之道無

事無爲目無所見耳無所聽心無所圖口無所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應以督安其成功授以所懷歸以所行爵加明主祿施進賢作福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趨職主無與焉釋臣任主則疏遠隱匿親近尊顯君道隔塞政事亡矣威嚴兩立邪僞並起陪臣陞進君子得咎君之威勢滅而不揚姦雄豪特令行禁止百姓冤結萬方失理忠臣悲憂佞巧大喜名實失當賞罰妄舉是猶使屍起哭而代大匠斲也夫死人無

爲而子弟悲者以爲死而不爲哭也不與方圓而處大堂者任大匠而身無作也使屍起哭則哭者亡主人代匠斲則功不成是以明王聖王正身以及天謀臣以及民法出於臣秉之在君令出於君飾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覆臣之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名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在陰臣道在陽君主專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萬物自明故人君有分羣臣有職審分明職不可相代各守其圓大道乃得萬事自明寂然無事無所不尅臣行君道則滅其身君行臣事則傷其國

於陵子題辭

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熙明家藏有之文原偶從道流獲此而中缺十有六字因急錄一過藏之篋中以當木難火澆西蜀

鄧文原書

余同縣王復元初嘗爲羽流能書尤長于鑒別古法書名畫戊戌秋日忽持行草一卷示余曰此元學士鄧文原手書於陵子也余讀之殊喜爲留一宿飛筦錄之燭不知三四跋也時開之

於陵子題辭

一

前

馮先生方謝大司成歸性好異書因別錄一編封寄後先生見余拙園談及是書以爲此疑後人推子終意爲之第造意遣詞非唐宋間人所解而一叙又逼真更生矣豈千年斷簡別從金函石篋中出邪未幾鄧書爲新安吳孝甫以名畫易去聞至今尚在真州邸中汝納與孝轅共謀付梓以公同好因識其所從來如此海鹽姚士遴識

人恠於陵子之目不見于漢隋藝文志謂必不

出仲子余生也後仲子千百年又烏能必其出於仲子第仲子齊人讀其書多齊語聊志一二以埃鑒家識別如人問篇兩京不下方言曰京大也齊楚之郊曰京先人篇咸藐藐內譙其後人也曰譙讓也齊楚之間曰甌又震其甌曰齊之東北海岱之間曰甌大盜篇怒不何言曰凡哭極音絕齊宋之間謂之怒巷之人篇屬而墳然者曰青幽之間言土而且高大曰墳又無踊若擅而利足我餽口者曰齊衛之間謂寄食爲餽觀此則又烏能必其不出仲子哉至若伊尹不免復辟之禍齊楚有重丘之役楚王聘之作相是皆與竹書紀年國策列女傳相表裏識者當更爲辨之繡水沈士龍識

余讀趙岐孟子注不悉於陵所在即孫奭疏祇謂齊之別邑而已更檢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

今淄之長山而漢志又有於陵欽是因

地而受姓也於陵旣以仲子所居見重後世慕之于是梁有庾於陵唐有楊於陵之稱而茲復

有於陵子書雖其言未必皆出仲子要亦慕仲  
子者之言之也篇內文詞如麗神确礫沐生水  
泉茅芒無任雨雪墉堵莫禦焱暴積雪拒門突  
微生烟及千乘僕心一筵駘夏之類皆晉宋間  
麗語豈即楊庾之流藉重而爲之者乎海鹽胡  
震亨識

於陵子目錄

畏人

貧居

辭祿

遺蓋

人問

先人

辯窮

大盜

夢葵

巷之人

未信

灌園

於陵子目錄

於陵子

齊陳仲子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畏人

於陵子畏人東田大夫曰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羣今子畏我冠帶將疇與倫請殿其故於陵子永息撫沫辟牖而言曰嘻乎夫噬螫蟄于賓俎血肉胎于晏笑凌秩而吳越趾趾者曉且夜也彼沈世者昧欲反之顧復戚之可無畏邪今大夫請其故畏莫畏乎大夫矣大夫曰奚

於陵子

一

二百十五

畏於陵子曰予觀大夫心山川乎戰予躋涉也貌桎梏乎械予肢體也視鷹鷂乎不知其欲也言風雲乎不知其變也夫如是奚不畏也大夫曰亡行故醜於德然未嘗毀則公朝縣罪郊境董以形焉則軒虞而下將滅景與非則人將畏子矣於陵子曰柅哉言大夫也夫聖人弗以形形以形而形者至今四海矣以是不形予于景光不貌予于淵監者畏我也然猶未爾謂神君混樸而辱予智謂自然靡飭而放予禮調情素

澄塞亡使美利刺吾目毀譽乃吾舌由今且弗  
謂我存懼未足不我畏也乃大夫徒知我之畏  
人而未知我之畏我久矣

貧居

於陵子貧居而人莫能任焉淳于子問曰民之  
生也樂貧賤乎樂富貴乎樂貧賤也則尹說不  
必貴然贛不必富樂富貴也則匹夫非寧位蓬  
疏非寧居于獨能久乎於陵子曰最昔之民相  
與鈞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休休與與亡校滿

不於陵子

二

三頁九

損由夫伐氣者已崇沈欲者已聚而貧賤形矣  
今也衡予氣便便不知勢位之榮也廉予欲恬  
恬不知金玉之利也忘得失之憂保性命之樂  
亦惡能舍此適彼哉淳于子曰子不觀一介之  
人遇淖履則踐見社主則拜鈞一木也而人之  
恭侮若此何哉今天下恭富貴而侮貧賤者人  
人子盍擇所從去矣於陵子曰嘻夫淖履則踐  
侮淖履也社主則拜恭社主也木亦何榮辱與  
乎淳于子喑而出

辭祿

齊王將使於陵子爲大夫於陵子辭曰君不聞  
艸之昌羊乎夫昌羊麗神确礫沐生水泉翩翩  
自適于幽巖之下嚮使置之以墳壤糞之以穢  
渫晞之以日光則旦夕稿矣何者非其好也今  
臣之嘗逢胡而宜臣弊帑不壯大夫冕也臣之  
足辟跳而宜臣蘇屨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倚  
隅而宜臣絺褐臣之口恬澹而宜臣糟糠不任  
大夫服與食也凡今之貴爲大夫者皆非臣之  
所宜則亦奚貴乎大夫矣且君之缺九臣之知  
識不出于一室之內猷爲不越于一身之外上  
弦國缺七爲之有不負天缺一亡功者哉亡功  
而祿是羊豕也臣寧匹夫而藜藿不忍羊豕而  
梁肉矣遂去齊之楚居于於陵

遺蓋

於陵子休于青丘之門去而遺其蓋天將雨識  
者獲而馳反之於陵子曰我固亡蓋子  
胡誣我蓋也識者曰何言乎誣先生蓋也適先

生遺之青丘之門天方雨不忍先生亡蓋用馳而反焉何言乎誣先生蓋也於陵子笑曰子隘矣夫帝唐一旦謝九五而天下不有也吾既遺之矣惡得有之以重于天下哉行遂不顧天大雨識者曰雨旣降矣吾將與先生胥而庇之於陵子曰齊君與吾同姓不以賤而庇其貴齊卿與吾伯仲不以貧而庇其富今一雨之患不加于貧賤而半蓋之庇卒重于富貴非吾不庇于人之意也請子庇子之蓋我庇我之意而已

人問

於陵子

四

三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於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構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臯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干而靡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爲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蕩彼培塿

且不爲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爲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蝸爲螻蟻所笑也

先人

國中大旱於陵子晨汲于東郭外十里而盡其

六於陵子

五

泉後者繹踵靡得咸藐藐內譙其後人也於陵子標踊而悲曰嗚呼天爲之我爲之邪我爲之人爲之邪且吾未嘗先天下事而貪而爭也則茲胡先乎人而貪乎飲爭乎汲乎豈貪奸乎我我沈乎爭乎非然者孰使我爭孰使我先孰使我貪喪吾貞廉人爲之邪我爲之也我爲之邪天爲之也于是聚諸汲釣其有震其甕裂其繩匍匐而還閉門哭泣三日絕飲以懲其先人也

於陵子居于於陵茅芒亡任雨雪墉堵莫禦炎  
暴信宿兼飡寒暑并服然未曾輟琴歌之聲接  
予使楚過而聞之曰秩秩乎故人之聲也遂休  
轅而晉于蓬門之下莫信其冠履焉乃勞之曰  
子窮矣乎於陵子仰天大笑曰子窮矣接予曰  
謬談乎子之我窮也夫人貴爲公卿與君王襄  
理千乘舌爲政令指爲石畫小大凜畏繡衣肉  
食美妻妾盛輿馬親戚飽其餘糈里閭灼其煨  
燼勲名德譽班于鄰國匹夫至此庶幾乎達矣

六於陵子

六一

若子者志降于時言斥于衆身去父母之邦神  
死稿莽之下凍餒之色徵于四體委命溝壑展  
足可待此亦篤生人之辱極吾道之凶矣然不  
自窮而窮我亡亦謬乎於陵子曰夫良金百煉  
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涅而不渝其潔者此固不  
能以窮窮也曩吾與子寧茲否道辟時未流相  
與室其耳目忘其口體藏其心志三十年而窮  
亡乎我至今也今子一旦自守之真失而窮驅  
之勢利之壘聲貌衣食之困矣旣鬼乃真徒尸

乃躬赫赫子外歎歎子中是亡能乎窮而受窮  
所窮受窮所窮而子窮矣

### 大盜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  
于市長於陵子澤色亡與辯也市長投座起曰  
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  
焉吾怵女尸巷術矣於陵子于是漂涕交臆怒  
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舉于知心神不抑于昧  
已固真人不爲世撼也今亡行亡敢謂知先生

六於陵子

七一

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  
欣戚偈施庸有以邪於陵子蹙然曰夫木不戎  
乎斧斤而戎乎桁桷者爲身害小而名害大也  
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  
盡百世亡忘亡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  
立名捷景赴廉奚盜也於陵子曰子不聞赫胥  
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  
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鑿民心私自  
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衡于蒙樸未開

公輸巧而衆人愚離朱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  
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盜  
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  
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廉獨  
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臾有拾遺者聞之以  
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  
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夢葵

於陵子過句氏之圃而美其疏則夜夢拔葵而

天於陵子

八

亨諸明日於陵子遺之句氏屨句氏曰小人貨  
用者不敢先儕偶涅子涅子由今度來之不亡  
往也於陵子罄之故句氏曰夫夢神駁也是以  
善敗顛焉今予樊亡臯乎防寧忍以屨毒我取  
也子指亡臯乎攘獨奈以屨毒而予也於陵子  
曰俾神而駁也亡必商與相周與齒已爾不者  
神非意乘乎意非我乘乎子固亡取安免我須  
臯蹠也句氏曰子不朕朕爲蹠欲我昭昭爲蹠  
邪遂不取棄之通莊人聞二子之風三年不取

而萎焉

巷之人

於陵子薪于野遇巷之人耦負于塗罷思息焉巷之人曰矚而墳然者小人之居也請得假力乎否於陵子曰諾及門弛荷將趾巖焉觀縣蹠而止問曰奚縣此臯人之具也巷之人曰使楚國靡廢法乎小人業爲之靡廢步也於陵子曰胡以爾也毋寧屨而業乎巷之人曰夫屨指稠而報淺亡躡若擅而報足我餽口者於陵子曰

於陵子

九

殆夫子之業也將亡賊咎繇之意而亡楚國邪夫楚歷先神而拊有江漢者非得于全民首踵而爲之奔走哉今考而業也則是上尸虐主下藏戮民虐主戮民湯武所爲基也鬻熊將不食乎且而奪鬻熊之食以餬其口盡楚國之足以實子室蓋所夷豫矣幾何而不怒予亡臯使子業弗售一人利也嗟乎予又安能干楚國之憲以副子之欲哉遂舍薪而趨曰巷之人將刑我矣

未信

於陵子之妻齊大夫之子也去華靡而降處饑寒白首亡厭而心由未信于於陵子他日於陵子不食且三易旦積雪拒門突微生烟楚王使使持黃金百鎰聘於陵子爲相於陵子辭而謝其使者因入占其妻曰楚王且相我今日匹夫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前夫子不爲齊大夫後夫子不爲楚相此固妾厚信以生平也事毋亦有非然者邪妾謂夫子織屨以

於陵子

十

爲食非與物亡治也左琴右書非與事亡接也飲水嘯歌樂亦在其中矣何辱于楚相哉且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懷楚國之憂可乎竊恐亂世多害不保夫子朝夕也於陵子笑曰子誠我妻也業已却之矣遂信其妻相與去辟楚之重命

灌園

於陵子旣辭楚相爲人灌園有楚大夫過而識

於陵子于衆人曰先生不爲千乘僕心乃爲十  
畝陳力毋亦辟信而就屈邪於陵子曰子徒知  
信我之爲信而不知信天之爲信也夫伊尹之  
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侔  
王室之富名位亢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  
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貴我者之賤而卑  
寧不去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享也知戚  
我者之疏而獨寧不羣也知譽我者之損而晦  
寧不章也明不燭其闇闇而信于蒙冥知不理  
其勞勞而信于寂寞道不因其升沈而信于亡  
往食力灌園之餘寓神冲虛之表一裘禦冬一  
筥驅夏休息同乎禽鹿內徵吾天息息然爲伊  
尹周公降氣也者而子顧屈我不亦恠乎

於陵子後序

於陵子一卷凡十二篇爲言三千一百四十內  
闕一十六字海鹽友人孝廉胡孝轅氏以授予  
予悲夫於陵仲子之義也於是刻之夫仲子矯  
者也矯非中也而何以傳成乎矯也曷成乎矯  
仲子之避兄也非以辭富乎避楚相也非以辭  
貴乎以爲戰國之世托之乎行道以假富貴矣  
故寧拙而身以祈廉毋寧拙而節以祈榮也仲  
子之所以成乎矯也成乎矯故傳成其爲矯故  
傳而幾不絕也於陵子越今幾二千年矣諸家  
經籍志中無有僅僅見石廷尉熙明家藏書目  
中不亦遼乎昉於此而遺言乃出矯成而天定  
也是蓋欲以苦節而砥斯世之桀躒也夫以廉  
砥廉不至乎蚓不止而呂中砥貪又易借之以  
濟貪也若夫以不可即之廉而砥不可滿之壑  
以極矯挽極溺度乎已而蓬之心也夫於陵子  
非礪頑砥醜之藥石哉大抵聖賢翼道過不及  
均病故貪名而死首陽與貪利而死東陵一閒

也此子輿氏之所以蚬仲子也然君子扶世不  
取鄉愿而採狂狷故宣尼獨賢安貧安貧之賢  
巨擘之稱詞不同與而同乎其微矣孰謂矯不  
可傳哉矯不可行哉

萬曆癸卯孟春穀旦海虞趙開美序

於陵子後序

六於陵子後序

二

後

漢雜事秘辛題辭

成都楊慎

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  
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  
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  
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姁入  
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爲奇豔但太穢褻耳不謂  
冀威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  
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搜考弓足原  
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袂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  
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于口追駟不及聊志于  
此用塞踈漏之誚

六漢雜事秘辛題辭

按桓帝初爲蠡吾侯梁太后欲以女弟女瑩  
妻之徵至京師會質帝崩因立之其明年立  
女瑩爲后袁宏後漢紀范曄書帝后兩紀李  
固傳並詳之后紀有司請徵引春秋在途稱  
后正謂前曾結婚也不應復下詔審視卽具  
故事詔中亦應略及之今第云貞靜之德流

聞禁掖何也又劉昭禮儀志注云漢立皇后  
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取蔡質所記靈帝立  
宋后儀以備闕此書較多審視及六禮節次  
又在宋后前宣卿注志舊稱博悉不應舍此  
引彼卽位儀亦與注多同雖用修復生不能  
判此疑案也癸卯人日胡震亨識

漢雜事秘辛一卷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妲以丙戌詔書下  
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  
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  
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妲並詣商第周視  
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妲卽與超  
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謹譟食時商女女瑩從  
中閣細步到寢妲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

漢雜事秘辛

一

四

法相超留外舍妲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待  
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牕光送著瑩面  
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  
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  
妲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鑒圍手八  
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  
攔妲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  
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妲爲手  
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

前方後築脂刻玉胷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  
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  
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  
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  
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  
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  
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蹻跗豐妍底平攝歛約縑  
迫袪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摧謝  
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

漢雜事秘辛

二

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  
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宣心書不符見  
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  
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  
中外隔闊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詔下  
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  
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  
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  
邸結婚之際有命旣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

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  
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  
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儷曷  
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樂今使使  
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  
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故大將軍乘氏  
忠侯商之遺女未閑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  
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冀土臣  
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

尚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于  
內必竢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  
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  
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  
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臣故  
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  
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  
出自先臣故侍中銅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  
故大鴻臚銅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

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  
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  
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  
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  
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  
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  
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  
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縠璧以章典  
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

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  
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  
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謀于公卿大筮元  
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  
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  
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  
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  
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  
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

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  
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謁蟻之族猥承大禮憂  
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緝上玄下假  
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鎮加以翡翠朱烏袜乘  
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檣畫  
輶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旂  
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  
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關戟九旂雲罕  
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

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  
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  
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  
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  
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  
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  
以德重黃床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  
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閑內戒德冠後庭  
有天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

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爲副立  
爾爲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  
奠坤維后即位于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  
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  
后北面太尉徃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  
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  
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  
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  
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  
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  
赦天下

焦弱侯先生篤好異書逢人輒問壬寅余謁之  
還泊舟江市買得漢雜事抄本亟欲致之長年  
請乘風便解維遂不果抵家迫除夕矣叔祥過  
我問何以卒歲余出此書示之曰聊當椒盤時  
沈汝納胡孝轅方刻秘冊彙函叔祥乞抄一通  
貽之余辭以心許焦先生叔祥曰與其私之焦  
先生毋寧公之海內之爲焦先生者余笑曰椒  
盤遂供客乎叔祥亦笑遂袖去繡水包衡彥平  
識

余始讀漢雜事目賦情搖謂非漢人不能作及  
見孝轅跋語該引詳駁牴牾灼然乃更發書檢  
校復得可疑者數則按雜事所載立后儀並同  
宋后固無論即后服所稱紉上玄下八雀九華  
皆廟見所著若十二鑊是親蠶飾不宜于大婚  
之時合併而服也且鹵簿大駕與劉昭親蠶注  
不爽眉髮而六禮版辭亦見沈約宋書宋書云  
晉穆帝將納何后太常王虔之謂六禮宜依漢  
舊今考雜事及晉版辭一則曰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一則曰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此豈彪之所  
云華嶠改定而有異同邪禮使有太常弘不知  
爲誰其曰中常侍超單超也曰司徒戒趙戒也  
注曰蜀郡人曰太尉喬杜喬也但梁冀初欲厚  
禮納徵喬執不從冀遂于是年十一月殺喬朝  
廷此時寧敢拂冀遣喬爲使至于宗正千秋惟  
安帝時有劉千秋爲宗正去此幾四十年不應  
尚居此官未復有大赦天下語則建和元年八  
月乙未立后之下曾無此文雖此年十一月有  
減天下死罪一等語然與立后絕不相蒙當是  
仍襲宋后舊文耳惟以后生年推之用合商妻  
陰夫人所卒之年則后生于永建五年陰卒于  
陽嘉四年是生六歲而母始喪也于理稍不肯  
戾又后紀注曰乘馬四匹馬也雜事乃云馬十  
二匹更檢晉志云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  
馬十二匹此則雜事較有所據足補悉依孝惠  
皇帝納后故事注余因念作僞者必非不讀漢  
書何至自開彙竇如此且審識一段描寫精瑩

若有生氣似非假託可到恐秘記史官各有依據未可指爲贗作也海鹽姚士舜叔祥跋

自古以文字類寫娟麗無過衛詩之美莊姜其他若宋玉之娛光眇眇目增波郭舍人之齧妃女脣甘如飴唐玄宗之軟溫新剝雞頭肉杜樊川之纖纖玉笋裹輕雲之數語皆妙于形容亦足寫一時之艷然未有摩畫幽隱言人所不忍言若秘辛之搖人心目也且自如瑩燕處度髮解衣以至幽鳴可聽其間兩人周旋景光雖去

今千百餘年猶歷歷如眼見而耳聞之也至其造語若拊不留手築脂刻玉胸乳菽發火齊欲吐之類咸此嫗率率口創有後來含毫所不敢望者何得橫索同異相與疑之叔祥孝轅證據博矣然非所以語于文章之妙也繡水沈士龍識

銅劍讚一卷

梁江淹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永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  
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旣借看歎  
其古異客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爲兵乎其可  
得而聞不余笑而應曰此證據甚多殆不俟言  
卿旣欲知輒具言之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  
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  
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

一  
銅劍讚

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瑾之山破而出錫若邪  
之谿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鉤之劍又汲冢  
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及今所記千將者亦皆  
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  
征犬戎得昆吾之劍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鍊  
銅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  
始朝于楚楚賜之金旣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  
故以鑄三鍾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銅  
爲兵故禹貢云荆揚貢金三品余以爲古者語

質而難解

文而易了獨詩云元龜象齒

其實象牙也書云厥包橘柚乃黃栲也金品上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黃金可爲寶赤金可爲兵黑金可爲器韓子稱昔智伯繇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金將盡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也公室悉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之有餘金矣謂此據蓋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

天銅劍譜

二

白若甘攬之地圖其山川竒怪以形于鼎使民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昇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昏德鼎遷於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每人主休明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于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遊大發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賓禮百神于汾陰得大鼎時人以爲九鼎其詳不可得

而審也且荆軻刺秦王之日七首擊銅柱銅柱  
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爲七首亦以爲殿柱也  
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三丈足  
跡六尺於是始皇斂天下之兵鑄而象之故西  
京賦云高門有閼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  
宮其門悉用磁石磁石翕鐵以防外兵之入焉  
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  
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旣不充給故以鐵足之  
鑄銅旣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

六銅劍讚

三一

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滌流遷遂成風俗所以  
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  
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太子時鑄三寶刀  
二七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  
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  
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  
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  
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鑪  
錠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卽周景王鑄

也製作精巧獨絕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昔余爲吳興令鑿池又獲銅箭鏑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爲兵豈爲一據故備言其詳以發予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按皇覽帝王冢墓記稱吳王闔閭冢銅槨三重汞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盤郢魚腸之劍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槨水銀爲江河關東賊發之至銅槨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

銅劍讚

四

塞漢東思王冢時奢侈皆生葬取愛幸奴婢蓄穀爲銅窻以通殉葬者氣息兼以水火守冢給呼召數十年乃不復聞聲矣晚世之葬無復此例然猶自大奢大富大盛或傾一國之財或竭一家之寶或爭爲宏麗或競相高尚前漢奢于後漢魏時富于晉世中原旣夷至於江左時天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猶或厚葬然論古論曩亦減損千萬倍矣世愈貧狹哀禮愈薄又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

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秤兩頭大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謂至巧矣其法既絕亦有銅釘銅釘之體皆如今柘釘形也銅釘既滑多被發掘自義熙以來乃以柘代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減省必不得已乃用烏牙焉相與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自棺之外一無所設既由貧富之懸兼以避患之及耳故爲此讚以明古今銅鐵之兵刃葬送之事焉乃成

六 銅劍讚

五一

讚曰

悠悠開闢或聖或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五才實此爲先既古既曩誰測誰傳紛綸百代事無不異况迺金鐵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妙思於昔則出於今則祕聞之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侈徒異徒鏗徒削聊舉一槩以明鴻略

銅劍讚一卷

終

陳留青雲寺伯宇記

題銅劍讚後

銅劍讚當是偶答人問次以成篇故視江集諸文稍質耳然援據古人以銅爲兵事上下子史足稱該洽但不能無一二脫漏若啓子少康鑄一銅劍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秦始皇帝採北祗山銅鑄爲二劍銘曰定秦傳咸奏事曰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刀一枚南越志龍川有營澗嘗有銅弩牙流出皆以銀黃雕鏤博物志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燠銅爲鏑數事皆在文通以前置不引及乃疏記於此證之淵學非敢與文通鬪博也沈士龍識

題銅劍讚

或疑銅劍讚不類文通誠出文通亦才盡時筆也按序云永明初始造舊宮云云因檢齊書於永明元年春爲築青溪舊宮正與序合更考江傳沒于天監四年壽六十二則永明元年纔三十有人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非才盡時也但此讚意在質訂無事英豔使今人作此應答便

有許許餽餽矣又序稱漢陳思王冢特奢侈此  
非曹植乃漢明帝子陳敬王羨子均也均性隱  
賊多行不法卒謚思墓在陳州南河南志注云  
魏曹植卒葬此殊不知植徙封東阿時嘗登魚  
山喟然有終焉之志遂塋爲墓今在東阿縣魚  
山西麓誠不分植以遺令薄葬均以厚葬而均  
墓亦得與植墓兩存至今乃知賢豪死名猶得  
借人不朽如此胡震亨識

